

忆拜年

□王少华

爆竹一声除旧岁，桃符万户换新春。

农历新年年年过，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让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年夜饭后的拜年活动。虽然已经过去了数十年，但是那些场景却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。

过去，在农村老家，每年除夕吃完年夜饭，父母便嘱咐孩子们到长辈家拜年，拜年的对象包括本家叔叔、伯伯、三属以内的族亲，以及住在本村的亲戚等。记得有一年的除夕之夜，刚吃过年夜饭，母亲便催促我：“别磨蹭了，快领上弟弟妹妹到长辈家拜年来！”母亲还嘱咐我，如果遇见家里有“请客”的，在进门时一定要先磕头，不然就是不敬，会被人笑话。这里所说的“请客”是过去我们那里的习俗，是指每逢新年来临时，一户人家要把自家故去的先人请回家“过年”，大年三十请进家，初一再送走。我仔细听着，然后答应道：“知道啦，这就去！”“还有后街你表大爷家，一定要拜，人家年年差你表弟来咱家拜年，如果咱们落下多不好呀！”母亲生怕我忘记此事，特意叮嘱一番。听完母亲的嘱咐，我领上弟弟妹妹挨家挨户去拜年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农

村经济欠发达，农户家庭条件普遍较差，那时候既没电视也没路灯，晚上出门漆黑一片。我握着手电，领着弟弟妹妹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街巷之间。虽说路有点黑，但毕竟是除夕夜，一路上人来人往，大家说说笑笑，热闹非凡。

我和弟弟妹妹按照母亲的吩咐，高高兴兴往长辈家中赶。这一路上都是拜年的人，有高挑灯笼的，有打闹嬉戏的，还有边走边放小礼花和鞭炮的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燃放“滴滴筋”的孩童，只见他们一边点燃“滴滴筋”，一边甩出小火圈，伴着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，煞是好看。他们嘴里还不停哼唱：“滴滴滴滴筋，放礼花，一个小孩儿买十个。”

我们兄妹四人先后来到二叔、三叔和大姑家拜年。不论走进谁家，基本都是问候、祝福、祈愿……长辈们听后自然高兴，给每人一把瓜子、几块糖，算是奖赏。我们接过新年礼物，心里乐滋滋的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整项拜年活动花费了我们将近两个小时。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回家后，便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，边大口喝水边向父母汇报拜年成果。母亲听完汇报没有夸赞，反而埋怨我们，嫌时间

太久，她的要求是，每到一处，我们只能花费几分钟，简单聊上几句便可。是啊，父母不在身边，我和弟弟妹妹年龄小，街上人又多，还有放鞭炮的，她很牵挂我们。但是，父母怎么会知晓，我们所到之处，长辈们总是嘘寒问暖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。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乡情，这份情谊比海深、比山高，而且历久弥坚！我们多花点时间交谈，非常值得！

我们也有出错的时候。由于有时候过于匆忙，我们会在不经意间落上一户两家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到了大年初一，为表示诚意，刚起床，我们便马上去补拜，然后赶回家吃早饭，再走街串巷拜访街坊邻居，一直持续至中午，拜年活动才结束。

往事如烟，童年记忆中的春节大拜年，虽然一晃已经过去近40年了，但是拜年时的场景永远在我心中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如今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，传统的拜年方式已渐行渐远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电话、视频等新形式。不论人们身处何地，一个电话、一个问候马上送达。改变的是拜年方式，不变的是新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！

抒情纪实

□云山怡翁

- (一)
- 生逢乱世度寒冬，战乱时期初长成。七龄儿童庆解放，高呼万岁毛泽东！八岁入学求知识，一十六年寒窗功。学业有成报祖国，党的召唤坚决听。
- (二)
- 组织分配沈阳城，单位事业属军工。安置工作在内蒙，草原高山留深情。加强三线到陕甘，陇东宝地爬秦岭。岷山脚下踏过雪，戈壁滩上显功能。深山老林留足迹，顶风冒雪战寒冷。工作艰险无所惧，青春一生献核能。风华正茂核能业，廿三个春夏秋冬。改革开放军转民，不惑之年故乡行。专业知识为电力，万家灯火添彩虹。人生度过一甲子，花甲之年享安宁。
- (三)
- 人生旅途过八旬，劳碌奔波尝苦辛。今年喜庆八十寿，阖家团圆满堂春。子辈孙辈绕膝过，颐养天年享天伦。幸福之源应牢记，知足常乐感党恩。
- (四)
- 一生坎坷一生顺，一生艰苦一生乐。一生求进一生平，一生平凡一生荣。一生不计名和利，一生知足是常情。一生看淡世上事，坦坦荡荡度一生。

儿时的年味

□李永斌

记得儿时的年味从进入腊月就开始弥漫了，特别是腊八过后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孩子们的嬉笑声给即将到来的春节添了喜庆气氛。

清冷的早晨，我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舍不得起来，忽然听到外边有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在寂静的黎明时分，像紧迫感十足的起床号角，催促我不得不赶紧穿上衣服，飞速朝响声发出的地方跑去。与其说是催促，倒不如说是吸引，我知道那是小伙伴们在燃放“窜天猴”“二踢脚”“滴滴筋”时弄出的动静。我远远看到几个小伙伴拿着各式各样的鞭炮，把昨天刚刚下过雪的地面崩出一片凹地。他们嘴里哈出的气和鞭炮的余烟融为一

体，像刚刚蒸熟的馒头在笼屉里冒着热气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显得那么温馨。

比起放鞭炮，更让我们期盼的还是杀年猪。临近新年时，村里十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杀一头大肥猪。猪被五花大绑起来，人们顺势把它搁到案板上，并且请来经验丰富的屠户。屠户拿着刀刮猪毛，刮干净后开膛破肚，最后每家每户都能分到十几公斤新鲜猪肉。父亲会把这些肉拿回家，洗干净后切成块，再往大锅里倒入适量清水，随后生火煮沸，一旁的母亲将肉一块一块放进锅里。每当这时候，我都嫌火烧得不够旺，不等父母吩咐便主动拉起风箱，随着火越烧越旺，锅里慢慢飘出诱人的肉香味。我一直觉得奇

怪，这肉没有放任何调料，只撒了点盐巴便让人“香掉大牙”，而且入口软嫩滑爽，吃后唇齿留香，比现在很多大餐都让人回味无穷。

每当过了腊月二十，年味就更浓了。大小集市上都有春节的元素，墨香扑鼻的现写春联、五颜六色的绒球花饰、尺寸不一的大红灯笼、品种齐全的各色鞭炮、香甜可口的冰糖葫芦、味道独特的酱牛肉、外焦里嫩的特色煎包……各类摊位售卖的年货让人眼花缭乱。

到了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，看着春节联欢晚会，一年的疲劳在这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。我们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燃放起鞭炮，在爆竹声中祛除旧时的晦气，迎接崭新的未来。